

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二 Preface-019

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二

唐清涼大華嚴寺沙門澄觀撰述

雖空空絕跡蹟，而義天之星象燦然，湛湛亡言，而教海之波瀾浩瀚。若乃千門潛注，與眾典為洪源，萬德交歸，攝群經為眷屬。

「空空絕蹟」：這是呢，即相離相，就是在這個相上，就離開相。怎麼樣離開呢？你沒有執著，就是離開，就是相而無相。那麼「雖」：是雖然，雖然說空空絕蹟，空空，空，啊，就是啊，把這相空了；空空，把那個沒有相也空了；絕蹟，這個這種蹟也斷絕了。

雖然蹟斷絕了無相，即相離相啊，可是「而義天之星象燦然」：這個義天，就是這個意思啊，好像天那麼多。啊，這天呢，以自然為義，以自然為義。而義天之星象，啊，在這義理呀，好像天那麼大，這個天又有星，啊，又有月光，星象。燦然，燦然呢，就是光明那個樣子，光明。也就說是啊，這佛教裡這個教義呀，好像天那麼大；在這個教義裏邊，也有種種的這個道理，包含種種的道理，所以叫而義天之星象燦然。

「湛湛亡言」：湛，是湛寂的意思，也就是清淨的意思，那麼清湛而淨寂；亡言，沒有什麼可說的，這就是啊，「即言遣(〈一弓〉)言」。為什麼可以遣言呢？你若沒有話來說，也不能啊，表示明白，那「沒有話可講」的道理。你若想明白那個「在言語而離言語」，你必須要啊，用這個言語，再來呀，形容明白了這個「沒有言語的這個道理」。

所以呀，這一段文，叫「言該本末」，這所說的話，啊，本來說的本，也該了末；本來說的末，也該了本，本末不二，就是始終如一。這是這一篇文章的這個文，所以說，在這個湛湛亡言。

「而教海之波瀾浩瀚」：教，就是佛教。佛所說的這個五時八教。「五時」，就是華嚴時，阿含時，方等時，般若時，法華涅槃時這五時八教。「八教」，就是藏、通、別、圓；藏教、通教、別教、圓教；啊，頓漸，頓教、漸教、秘密教、不定教這八教。

這個五時啊，第一就是說的華嚴經，這叫華嚴時，華嚴呢，說了二十一天。那麼說，說二十一天，它怎麼這麼長呢？其餘的法華、涅槃說了八年，也沒有華嚴經這麼長呢？因為這是佛的，盧舍那佛說的，所以說的快。

這個第二是阿含時，阿含就講的小乘教，講的這個四諦，四諦法，四諦十二因緣。談到這個四諦，我前幾年呢，也是在這一個國家，遇到一個研究佛教的，研究了很多年，他還問，有沒有四諦？啊，研究十多年，還問有沒有四諦？四諦是不是真的？你說這研究十多年佛教，連個四諦還不認識，真是可憐了！他並且他還是個博士；要是普通人呢，還沒有什麼關係，還是個博士，連四諦都不懂，他說他研究十多年佛教。這個阿含呢，就是說這四諦法小乘教，十二因緣。

方等，那麼就是由小乘啊，剛要向大乘走的一個初門。

這個般若呢，叫別教，和以前的通教也不同，和以後的圓教也不同。那個阿含教叫啊，三藏教。方等教，叫通教，它怎麼叫通教呢？它通前通後名曰通，它和前邊那個三藏教也通的，和後邊這個般若也通的，所以這叫通前通後名曰通。這個般若呢，是別前別後，和以前的這個通教啊，也有多少分別，和以後的圓教也不同，所以叫啊，別教。

在這個法華、涅槃時呢，這就叫一個圓教，這啊，專度大乘，為大乘的根性說法，這是五時。這個藏、通、別、圓，圓藏就是三藏的教；通就是方

等，別就是般若，圓教就是法華涅槃，這是啊，四教。

頓，頓就是啊，來的很迅速的，立刻就開悟了，即刻開悟，這頓教。

漸，是漸次的而開悟，一點一點的開悟。

祕密，啊，秘密呀，是「為此說而彼不知，為彼說而此不知」，彼此互不相知，這叫秘密教。

又有個不定教，不定教啊，就是這個法沒有定法，不定教。那麼這若合起來這叫八教。

所以這個八教，這叫「教海」：也就是啊，釋迦牟尼佛所說的這三藏十二部，所有的這個經藏，猶如大海那麼多，所以叫教海。

「波瀾」：這個波呀，就是水波浪；瀾呢，就是這個大波浪，波浪中的大波浪叫瀾，波瀾。「浩瀚」：浩瀚呢，就是大的而沒有邊際的樣子，沒有邊際的樣子，這叫浩瀚。

若乃千門潛注，與眾典為洪源；萬德交歸，攝群經為眷屬。

「若乃千門潛注」：若乃呀，是一個承上啟下的一個意思，也就是一個轉語詞。千門潛注，這個千門呢，表示這個門的多，並不是一定啊，一千個門，或者九百九也不一定，或者一千一也不一定，那麼總起來說千門。潛注，潛呢，就是人看不見的，它可就流到那個地方去；也就好像這個大海呀，所有的江、河、湖這個水，都歸到大海裏去。有的你就看見呢，它流到大海去；有的你看不見它流，也流到大海去。有的在這個地的上邊，流到大海裏面去；有的在這個地底下，它也啊，歸到大海裏邊去，這你也看不見，這叫潛注。

又可以說，這個大海的水，通徧了一切大地；你在這個大地的上邊，無論哪個地方，你把這個地呀，掘開，那裏邊呢，都有水出，這也就是潛注的水，也就是啊，這個地裏邊呢，都有這個潛注的水，所以你把地挖開呀，它才有水。也好像我們這個人身上有血一樣，你把這個皮碰破了，沒有破這個皮的時候，這個血不流出來；啊，你若把這個皮割開了，就有血流出來，這也就是啊，在人身裏邊的潛注。

又好像打藥針，用那個一個藥針呢，一個玻璃管，往裝上藥啊，一打，就打到這個人身上的血脈裏邊去，這也叫潛注；所以呀，在中文的名稱啊，叫注射藥針；(注射，注射啊，注，就是這個潛注的注；射，就好像射箭的射)。這麼給注射，射箭這麼一射，射出來，這叫射，這個千門潛注，這叫注射藥針，打藥針呢，就注射藥針。

那麼這個千門潛注，就是所有的這佛法裏邊的，啊，無論你是五時八教啊，是大乘、小乘啊，這種種的教義，和這個教理，好像啊，這個水都歸到大海裏一樣。啊，所以說，「與眾典為洪源」：和這個眾典，就是一切經典，三藏十二部，這十二部經。

這十二部經，啊，講過很多次了，你們要想詳細知道這十二部經，可以呀，請問他們各位，他們都會知道，我現在只給念一念就可以了。

長行重頌並授記，孤起無問而自說，
因緣譬喻及本事，本生方廣未曾有，
論議共成十二名，廣入大論三十三。

這個呢，這是這個十二部經的這個偈頌，那麼若想詳細知道，就可以呀，問一問他們，他們若記住啊，就會講給你們聽；若記不住呢，他們就要找一找了。啊，那麼這樣子啊，你們也會得利益，他們也會得到好處；因為他們忘了，又可以記起，又可以呀，記得了；你們不知道，又可以知道了，所以這是自利利他的一個法門。

與眾典為洪源，洪源也就是個表示好像大海似的。「萬德交歸」：這個佛呀，是具足萬德的，「德無不備，是障無不寂」，所以這個萬德呀，是一個德的總的名稱。交歸，就互相啊，歸回來；歸回到什麼地方？歸回來到這個華嚴經這個地方，萬德交歸。

「攝群經為眷屬」：這華嚴經啊，在一切經裏邊呢，是經王。《法華經》，就是經中之王了；這《華嚴經》，是王中之王，在王裏邊的又王了，王又王，叫，所以這攝群經為眷屬。法華經，能攝其它的經為眷屬；這個華嚴經，又攝這個法華經做為它的眷屬；所以說攝群經為眷屬，和它做一個眷屬，一個族姓，但是它可是個王了。

其為旨也，冥真體於萬化之域，顯德相於重玄之門，用繁興以恆如，智周鑒而常靜。

這一段文呢，是說這個旨趣的玄微；旨趣，旨，就是宗旨；趣，就是趣向。宗旨的趣向，玄妙而精微，所以說「其為旨也」：他的宗旨。「冥真體於萬化之域」：這個冥呢，就是冥契，就是契合的意思。契合這個真體，這個真體，也就是這個本體。於萬化之域，萬化，就是啊，這世間呢，造化一個開始，也就是一個造化之總，所以叫萬化。

萬化之域，域啊，就是那種疆界，那種啊，的地方。之處，也可以當「處」字講，你若不懂那個域字，就是意思就是那個地方。冥真體，就是契合啊這個本體；本體，也就是啊，佛的法身。

這佛的法身是什麼樣子呢？也就是個法性。法性怎麼樣呢？「法性如虛空」：像虛空似的。「無取」：你不能取，你不能說，啊，法性在這我把它拿來搬到這個地方，沒有法子搬的，你沒有法子取的，沒有法子可以拿得到；(取，就是取緣有那個取，十二因緣那個取)，沒有法子取。亦無見，也也看不見的；因為什麼？它像虛空似的，你怎麼可以取？你說，把這個虛空拿來我看看，啊，你拿不到的；啊，你說我看一看虛空，你看只

是虛空，虛空無邊無際的，你看不見虛空是個什麼樣子；虛空就是這個什麼也沒有的。什麼沒有，你說它是個什麼樣子？沒有樣子，所以說「亦無見」。

「性空即是佛呀」：你能啊，這個性體達到空寂了，這就是佛！「不可得思量啊」：也就是不可思議的境界，啊，就是佛的境界。「若人欲識佛境界，當淨其意如虛空」前邊已經講過了，就是好像虛空似的。啊，你們誰若能像虛空似的，誰就是佛了；你若不能像虛空似的，還要修行。這個佛，就和虛空一樣的，所以說冥真體於萬化之域，雖然虛空但是還有妙有，它就真空裏邊能生妙有，妙有不礙虛空，虛空不礙妙有。

所以呀，「顯德相於重玄之門」：顯，把它顯露出來；德相，這個前邊不說萬德嘛，德相，也就是萬德之相，佛的功德相。顯這個佛的功德相，於重玄之門，重玄，就是玄之又玄，這謂之重玄。啊，之門，也就是那個眾妙門，就是老子所說那個「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」，它這個重玄之門，就是那個玄之又玄眾妙之門。於重玄之門，這個門呢，是非常的玄妙，這個佛這個德相啊，在這個玄妙這個門徑裏頭，都能顯現出來。

那麼講起佛的德相，是說不完的，啊，有這麼一首偈頌，這是啊，講佛這

個德相。它說，「剎塵心念可數知，大海中水可飲盡；虛空可量風可繫，無能盡說佛功德」，這個偈誦說過，講過幾次。說這個剎塵，剎塵，就是啊，這個法界微塵剎海這個國土啊，不知有多少？啊，剎塵心念，好像剎塵那麼多的心念呢；可數知，也可以數啊，說是多少的，也可以數的知道。大海中水可飲盡，那個大海的水，沒有法子飲的盡的，但是啊，也算它能飲盡，也可以喝了它，喝乾了它；這個一口啊，就把五湖四海這個水呀，都給喝盡了，啊，喝盡了；這一口就把這個海水都給喝盡了，怎麼有這麼大的肚子？那麼都可以喝盡了。

虛空啊，本來不可量的，沒有數量的，也算它能可以數量出來是有多虛空。風可繫，這個風啊，你用繩啊，也拴不住它，拴不住這個風；那麼假設你有神通，把這個風也可以拴住，虛空你也可以把它量出來多少；大海的水，你用神通一口把它都喝乾了它；啊，這個剎塵的心念都可以數盡了它，都可以把它算呢，用算術算明白了。可是啊，沒有辦法能說出這個佛的功德有多少？無能盡說佛功德。所以這個顯德相於重玄之門，為什麼要重玄呢？就是重重無盡，無盡重重，啊，所以要這個顯德相於重玄之門。

用繁興，用啊，啊，「繁興以恆如」：它這個用途啊，多的不得了，繁興，繁，就是多；興啊，就是興起來；用繁興，用途很多；啊，以恆如，常常

的在這如；如，就是也是靜的意思，也就是啊，不動的意思。「智周鑒而常靜」：這個智慧呀，周徧觀察；這個鑒呢，是觀察；啊，智周徧呢，來觀察。而恆靜，啊，所以呀，常靜，常靜啊，也就是恆靜，恆靜，也就是啊，果寧。

這個果，的果寧啊，是果上的安寧，不一定是你這個果寧，也不一定是我這個果寧，也不一定是他那個果寧，這個是在果上啊，非常的平安，也很寧靜的。

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二 Preface-022

真妄交徹，即凡心而見佛心；事理雙修，依本智而求佛智。

「真妄交徹」：什麼是真？什麼是妄？妄，是從真那來的；真呢，是從妄那會有的；所以「真不離妄，妄不離真」，這叫真妄交徹。好像什麼呢？好像這個水的波浪，和這個溼，是一樣的。這個波浪，不離這個溼性，但是這個溼性，它不是波浪。這個溼性，和波浪，也就譬喻這個真，和妄一樣的。

這個妄，就是波浪，在這個溼性裏邊呢，生出一種波浪，這有了妄了；這個溼性，就是個真。所以在這個波浪裏邊，也就有這個溼性，溼性的本體可是沒有波浪，單單溼啊，不一定有波浪，所以呀，就譬喻這個真妄交徹這個道理。但是這個真裏邊也包含著有妄，妄裏邊也包含著有真，這是啊，雖然是兩個名稱，但是啊，它原來是一體的，原來都有溼性。

在永嘉大師證道歌上說，說，「不求真，不斷妄，了知二法空無相」，為什麼不求真呢？真也沒有個相；為什麼不斷妄呢？妄也沒有一個相貌。你要迷的時候，就是妄；你悟了時候，就是真，所以這叫真妄交徹。

這個真妄交徹，啊，不相捨離，它彼此啊，不相捨離，所以才說，「即凡心」：就在這個凡夫的心，你就可以呀，見到這個佛心。可是啊，凡夫你可以成佛，但佛是不是又可以做凡夫呢？不能這樣講；因為啊，佛若再做凡夫，那麼人就不需要再做佛了，佛呀，不做凡夫。如果他化身，那是化身去做凡夫，他本體呀，是如如不動的。那麼凡夫是不是永遠都是凡夫呢？不是；就在這個凡夫的這個心性的裏邊，就可以呀，見到佛性。凡夫可以成佛這樣講，不可以說呀，佛又可以成凡夫。

所以這個「即凡心而見佛心」：就在這個凡夫這個境界上，就可以見到佛

的境界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真妄交徹，它離不開。所以眾生怎麼就可以成佛呢？就因為眾生有佛性，啊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不是單單人，所有的眾生都可以成佛。

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二 Preface-023

說所有的眾生，講了這麼多天，什麼叫眾生呢？眾生、眾生，我講來講去也不知道？啊，我現在告訴你呀，這個眾生啊，有胎生、有卵生、有溼生、有化生。胎呀，就是因為有情才有胎生，胎因情有。卵於想生，這個卵呢，卵生的眾生啊，就是它由想而生的。

好像那個雞抱雞蛋，牠趴到那個雞蛋上想，啊，說我這個兒子啊，，或者是女啊，就來生出來了，啊，就快了，就快了，就快出來了，嗯，牠一天到晚那麼想，想來想去，想了也不出來，啊，牠就趴在那地方不動它了；那老母雞，啊，一定要出來，一定要生，啊，你快點！牠啊，就這麼想；想來想去的，啊！果然是遂心滿願了，這個小雞雛子啊，就生出來了。生出啊，就把這個蛋呢，用嘴鑿開了，一鑿開了，啊！它就歡喜的不得了！啊，牠在那熱的把毛都脫去了，那個母雞，那個雞母啊，啊，把毛都脫掉了，牠也不走，甚至於豁出命來，啊，我死了我都要把這個雞女、雞兒子

啊，都要把牠生出來。你看，就因為想，想出來了。那麼以前呢，下蛋，下蛋也就預備啊，生這個兒子，生這個雞子，所以那麼抱到一起就生出來了。

這叫啊，胎因情有，父母啊，有這種情感，生出啊，這個子女。卵呢，就是啊，這個母雞呀，牠想，那真是專一了，真是啊，沒有雜念了，那個雞抱小雞子的時候，那時候沒有雜念，啊，不打其它的妄想，就是這一個妄想，說，快一點，快一點，再等一天呢，大約就可以了，哎，那麼第二天牠再等多一天，那麼等來等去，等到啊，或者，啊，三、七，二十一天呢；或者四、七，二十八天呢，哦，就生出來了。

那麼這是啊，**溼以合感，化以離應**，溼生，溼生啊，就是有這個和合的機會，它就生出這個溼生；溼與土啊，互相一和合啊，那地方有一點不垢不淨的樣子，哦，它就生出來了；你說它乾淨，也不乾淨；你說它邇邊，也沒有生蟲子的時候，哦，妳沒有生蟲子，等一等，啊，這個水土一相合了，在那個地方，又得到太陽光這個種種的因緣，啊！它就生出來了，生出或者蟲子呀，或者蝴蝶之類的，那個蝴蝶化生，化以離應，牠化出來。

那麼又有若卵生、若胎生、若溼生、若化生、若有色、若無色、有形色的，

可見的；無色，無形色可見；若有想，若無想，或者有有想的眾生；又有沒有想的眾生；又有非有想、非無想的眾生，有這麼多種種的眾生。你若想詳細明白啊，可以研究研究楞嚴經，楞嚴經上啊，啊，說的很明白的。

這是眾生，眾生，就是眾緣和合而生的，很多的因緣幫助他生，所以呀，這叫眾生。這個眾生啊，可以成佛，因為都有佛性；因為這個，所以叫啊，真妄交徹，即凡心而見佛心。

「事理雙修」：事，就是事相；理，就是理體。事啊，就是有相的；理，就是無形的；無形啊，只是個理。好像我們成佛，我們成什麼佛？就成這一個理；我們知道啊，有這一種道理，所以呀，要修，根據這個理來修。這個華嚴經講的四種法界，就是事法界、理法界、理事無礙法界、事事無礙法界，有這四種的法界。那麼現在呢，這個叫事理雙修，又修事相嗎，又修這個理；這個事也不礙理，理也不礙事，那麼這叫事理雙修。

「依本智而求佛智」：這個本智，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本有的智慧，本有的智慧；依照這個本有的智慧，來呀，求得成佛的智慧。**成佛的智慧，也就是啊，把我們那個本來的智慧證得了，證得本來的智慧。**我們人人都有本智，所以人人可以開佛的智慧；若沒有這個根本的智慧，也就不會成佛。

但是啊，人人都有，不單人人有，一切眾生啊，都有這種的根本的智慧，所以呀，才說，事理雙修，依本智而求佛智。

我們各位啊，把這華嚴經研究明白了，也就即凡心而見佛心了；啊，你再能依照這個華嚴經的方法來修行，這也就是依本智而求佛智，而得到佛的智慧。你不讀華嚴經，不知道佛的真富貴；這華嚴經啊，這就是佛的最大的寶藏，無價的珍寶都在這華嚴經裏頭呢！所以呀，聽過華嚴經的人呢，那就知道啊，啊，這佛法的妙處了。

你們各位，如果從一開始，我講多少，你們就把它讀熟了，啊，不要這個書本，不要那個經的本子，就能背的出來，那麼到現在背了很多了。但是從一開始，也沒有這樣做，到現在也就忘了很多了；想要再把它背下來，覺得很多；不過你若是啊，有志者事竟成呢，你若是這種的心的話，還可以來得及；等下個禮拜天呢，可以背給我聽一聽，看看誰能背得出。

啊，若都背不出呢，也沒有關係；若都能背得出啊，那是更好了，我很歡喜的！那麼都背不出呢，我也不會不歡喜，因為我是啊，有這麼一句呀，說，Everything's OK！，所以若有一個不歡喜，那就是不OK了。

理隨事變，則一多緣起之無邊；事得理融，則千差涉入而無礙。

「理隨事變」：這個道理呀，和這個事啊，也就是交徹的；所以有的時候啊，這個理隨事啊，它會變化的；理隨事啊，所以一，也就變成多；多，又變成一；一多這種緣起，啊，無論是多、是一，這種緣起呀，是無邊，沒有邊際的，所以說，理隨事變。「則一多緣起之無邊」：哈，也就是那個沒有邊際，那個意思差不多。

你明白一樣啊，就樣樣都會明白了；你一樣也沒明白啊，啊，樣樣都不明白。所以說，「得一萬事畢」，你得著這個一了，啊，萬事都會完了；也沒有得到一呢，也得不到多；你若得不到多，你也沒有明白一。

這個「一本散為萬殊」，這世界上種種色色，形形相相，都是由一，生出來的。你這麼算一算，人是一，狗是二，貓是三，豬是四，啊，你若算一算，就算了無量無邊，啊，連老虎，再獅子，你算那有多少？就這個眾生啊，拿眾生來講。所以呀，這從哪來呢？從一個數上來的，所以一本散為萬殊。

那麼萬殊又怎麼辦呢？仍歸一本，還到這一個地方來。什麼地方呢？啊，我告訴你，一個生、一個死，就是生死那個地方。無論你是什麼，都離不開生死；所以呀，**雖然是形相不同，到結果還是一個的**，所以「萬殊仍歸一本」。一本散為萬殊，就是個「生」；萬殊仍歸一本，就是個「死」。

方才講這一段序文，有一個學這個哲學的就說了，咦，說這個有多少意思，合乎一點邏輯。有一個學這個社會學的人，就說了，說這個是不對，是就是是，非就是非，怎麼說，還是非都不分，啊，善惡也不分，事理也不分，真妄也不分？這若不分，怎麼又能證明出來是一個真呢？是個妄啊？你要願意沒有事情找事情來幹呢？那事情就多得很；你若是不願意在頭上安個頭啊，那就根本就沒有個事情；你若再不願意，像那個演若達多的，那個各處去找頭去，那更沒有事情。

那個演若達多，你看，你們沒有聽過楞嚴經的人都不知道，我給你們講一講，很有意思。他一早起，到那照，照這個鏡子，一照鏡子，他說，咦！這個鏡子裏這個人有頭啊，我怎麼沒有頭了呢？我那個頭跑哪去了？哈，鏡子裏這個人有個頭，我沒有頭了，於是乎他就發狂了，沒有頭還能活著？於是乎就跑到街上去，哎，你看見我那個頭跑到什麼地方去了？我那個頭

到哪去了？啊，各處去問，各處去問人。

啊，你看這，這是不是沒有事情找事情幹呢？你若沒有頭，又怎麼能會說話呢？又怎麼能去問人呢？但是他不明白這一點，就有這個執著，他說他頭丟了，頭沒有了。中國有這麼一句話，說叫「騎驢找驢，騎馬找馬」，騎到那個驢身上找驢，咦，這個驢哪去了？騎到那個馬身上找他那個馬，咦，我的馬怎麼沒有了呢？哎，他自己騎著，他也不知道？這就是一念的無明把他遮住了，他就各處找，你們想一想！

你若向下邊一看，把這個無明破了，喔，原來我這個馬是我騎著呢，不必找囉！嗯，原來這個驢也是我自己騎著呢！也不必找了。啊，那個真妄啊，你若是找這個真妄啊，那就有所執著，就有了真妄；你若無所執著了呢，真妄根本都是一體的。

所以講這個一多緣起無邊，千差(幻)涉入無礙，究竟是什麼道理呢？一點道理都沒有，這就叫無有定法。你要往這邊講也可以，向那邊說也可以，說來說去，**說的都是假的**。你們天天呢，能多打一分鐘坐，那就是真的；**說的是假的，行的才是真的**。

你們學，啊，學明白多一點道理，這就是啊，開多一點智慧；你坐多一分鐘，得到多一點的定力，我們這叫啊，**定慧雙修**。你這聽經，就是修慧！你在這打坐，就是修定！你這一天再不亂講話，這就是修戒嘛！你不想偷著吃東西，這也是修戒嘛！你不想偷種種的東西在這地方，啊，這也沒有什麼好偷的東西，所以也就不要想了，那麼這就是戒律嘛！殺生那更不要談了，在這個地方，啊，不會殺生的。

說，啊，這個我對我說這個，這是不對的，我天天都要殺人；你要殺人，就先把自己殺了。為什麼呢？若不殺自己，你自己會變了妖怪；你想要殺人，這就是變妖怪，變魔王。那麼說，啊，殺我自己，我也捨不得！我叫你殺自己，殺你那個**殺性**！不是殺你這個人，把你那個殺心呢，要殺了它。

為什麼我要生想這個殺人呢？哎，要停止我這個思想！你看，你若能這樣子，就是啊，殺無明賊，啊，斷煩惱惡，這就是真正殺，不妨殺多一點，把妳這個無明殺了它。為什麼你要殺人？那就是無明嘛，你先要殺這個無明，我所以叫你殺你自己，不是殺你自己，要殺你自己那個無明，把無明斬斷了它，斬破了它；哦，無明斬破，就是不黑暗了，就光明了，就光明。

那個妄啊，就是黑暗；這個有電燈了，這就是真了，這就不是那個妄了；

這個真妄也是這個道理。那麼真，就是破妄的；妄，就是顯那個真的。你看，我們現在因為有這個電燈了，有這個真的光了，所以我們人人都看得見寫字了；若沒有這個燈呢，想學寫，啊，閉著眼睛寫不出來字。說，那用，哦，可以用天眼嘛！你有天眼，可以用天眼；沒有天眼，用什麼眼？用地眼，哈！所以，啊，這就是真妄。

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二 Preface-025

故得十身歷然而相作，六位不亂以更收，廣大即入於無間，塵毛包納而無外，炳然齊現，猶彼芥餅；具足同時，方之海滴。一多無礙，等虛空之千燈；隱顯俱成，似秋空之片月，重重交映，若帝網之垂珠，念念圓融，類夕夢之經世，法門重疊。若雲起長空，萬行芬披，比華開錦上。

「故得」：這是啊，接著上邊那個事得理融，則千差涉入而無礙，接著那來的。所以得到「十身歷然而相作」：十身，這有兩種的講法，有兩種十身。

第一個，就是啊，菩提身、願身、化身、住持身、相好莊嚴身、勢力身、如意身、福德身、智身、法身。

第二種講法，是眾生身、國土身、業報身、聲聞身、緣覺身、菩薩身、如來身、智身、法身、虛空身。

這十種身，是同時具足，而互相啊，相應，所以呀，叫「同時具足相應門」。

怎麼叫「眾生身」呢？眾生，就是昨天所講的眾緣和合而生的，這叫眾生。眾生啊，每一類眾生，都有它那個身體，這是眾生身。菩薩，「觀機逗教」，觀看這個機緣，來呀，用這種的教化，去叫化眾生，這叫觀機逗教。「因人說法」，因為這個什麼人，他說什麼法，所以說，現眾生身而為眾生說法。

「國土身」，我們所住的這個國土啊，這都是菩薩所化現的；菩薩，化現一個國土身，來呀，利益眾生，教化眾生，令一切眾生啊，在這個國土身上邊來發菩提心，這叫國土身。

「業報身」，這個眾生，有眾生的業報；那麼菩薩呀，也現出這麼一個業報身，來呀，教化眾生。

又現出一個「聲聞身」，聲聞呢，就是現比丘相。

「緣覺身」，又叫獨覺身，啊，來教化眾生。我們現在誰發聲聞的心，就是聲聞；誰發緣覺的心，就是緣覺。那麼你要發菩薩心呢，就是菩薩。啊，你這個菩薩呀，或者就是那個菩薩所化的那個化身；那麼這菩薩，現一種菩薩身。菩薩身呢，盡是利益眾生的，他把自己忘了，利益眾生。

那麼又現「如來身」，就啊，現佛身，這啊，佛身，現佛身。

又現這個「智身」，有智慧的人的身體。

又現「法身」：現出法身來。

又現「虛空身」。

可是啊，這十身，可以呀，同時啊，都化現出來；他呀，那個本來那個身，他不變，所以呀，十身歷然，歷呀，就是明明白白的，在這顯現出來了。而相作，啊，現出這個眾生相、國土的身相、啊，這個業報身的相、聲聞身的相、緣覺身的相；互相啊，現這個相，而啊，作佛事，彼此不相障礙。

不是像我們人，說是，啊，我們就這一個身體，走到紐約去，三藩市就沒有了；走到檀香山去，紐約又沒有了。這個不是的，他同時啊，能現出來這十種身，所以呀，而互不相妨礙；同時具足相應門，同時啊，能現出這個十種的身。

「六位不亂以更收」：六位是什麼呢？就是十住、十信、十迴向、十地，這是四個了，四個位；再加上等覺這五個，再加上妙覺這六個。六個位不亂，啊，它是有條不紊，一點都不亂。以更收，這就是啊，同時就在一個時候，具足這十身，圓滿這個六位，六個位子，而不會錯亂。

「廣大即入於無間」：廣大呀，是大了，無間是最小了；但是這廣大，能啊，到這個無間這麼小的地方去，但是這個大還不會小，妙就在這個地方；那麼這個廣大的境界，到這個最小的這個地方，這個最小的地方也不會大，這叫什麼呢？這叫「廣狹無礙自在門」，廣不礙狹，狹不礙廣。你在這個無間的地方啊，就可以見到廣大的境界；在廣大的境界，又是在這個無間裏邊，所以這叫廣狹無礙自在門。

那麼下邊那一句又說，「塵毛包納而無外」：塵，就是微塵；毛，就是一

根毫毛。能把這個廣大呀，包下，包到裏邊；而無外，不會呀，包不下的。也就是楞嚴經上所說的，「於一毫端，現寶王剎」：在這一個毫毛的梢上，現出來啊，諸佛國土；啊，那國土裏邊，啊，一切眾生，都在這個國土裏邊；可是啊，就在一個汗毛的頭上現出來的。

「坐微塵裏，轉大法輪」，他說，坐到這一粒微塵裏邊呢，啊，講經說法；那有無量的眾生來聽法，就在這個一粒微塵裏邊。所以呀，這種境界呢，就是廣狹無礙自在門，廣不礙狹，狹不礙廣；小中現大，大中現小，啊，這是這種的境界，就是啊，不是凡夫所可想像的境界。

華嚴經疏鈔懸談卷第二 Preface-026

「炳然齊現」：炳然呢，就是很清楚的樣子；齊現，齊現。「猶彼芥餅」：好像那個芥子啊，裝到一個玻璃瓶裏似的，啊，看的清清楚楚的，炳然齊現；好像那個玻璃瓶裝上那個芥子，芥子很小的，裝到那玻璃瓶裏，是看的很清楚，啊，看的很清楚。

「具足同時，方之海滴」：這個一多無礙，多不礙一，一不礙多。好像在那個玻璃瓶啊，裝芥子一樣的，那麼具足同時。方之海滴，那麼這一，也

有多的成份；多，也有一的成份；好像啊，那個海裏邊的一滴水，具足啊，這海的味道，這華嚴經啊，也是這樣子。

「一多無礙，等虛空之千燈」：這個燈啊，這光，互不障礙，在這個虛空裏頭，有一千個燈，它啊，自己現出自己的光來，彼此啊，沒有障礙。這一個光也不會說啊，你這個光太大了，啊，障礙我這個光；那一個燈也不會說我這光太小了，被你呀，這光給照的沒有了，互相都不障礙，這叫和光。在虛空裏頭有一千個燈，互不相障礙，你也不障礙我的光，我也不障礙你的光，這叫和光。一多無礙，一也是有光，有一千個，也是有光，一多無礙，互相啊，不障礙。

這個華嚴經的道理也是這樣子，華嚴經的道理無量無邊，但是都是很清楚的。

「隱顯俱成，似秋空之片月」：隱，好像秋天的時候，空中的月光，或者隱的時候，或者顯的時候都有，有的時候它就盈了，有的時候它就虧了這個月；但是都在啊，這個俱成，在這個隱顯。隱，也就幫助這個顯；顯，幫助這個隱。那麼月到盈的時候，盈，滿了，這個盈，就是滿；它又虧，虧了又滿。啊，這華嚴經的道理呀，也有這種道理，所以呀，說，「若秋

空之片月」，好像秋天空中那個月，一樣的。

「重重交映，若帝網之垂珠，念念圓融，類夕夢之經世」：重重，這是啊，左一層，右一層，很多層，重重無盡。交映，交，是互相交映；你這光照我，我這光又照你，這叫重重交映，啊，互相啊，來顯它的光明。就好像啊，那個帝釋天前邊那個網羅幢一樣，也大梵天那個網羅幢也是一樣的。

這個網羅幢啊，是個圓形的，圓形啊，它旁邊都有一些個孔，就好像啊，那個打魚的網啊，那麼一個孔一個孔的，把這個魚呀，裝到裏邊，把水就漏出去，但是在每一個孔的裏邊，鑲一粒寶珠，這一粒寶珠啊，會放光。那麼這個重重無盡這麼多的孔啊，就有這麼重重無盡這麼多的寶珠，在這個網羅幢啊，上邊鑲著，它的光啊，就互相交映，所以說啊，若帝網之垂珠，那個網羅幢那個珠啊，互相映照。

「念念圓融」：這一部經啊，是圓融無礙的，念念圓融。「類夕夢之經世」：就好像啊，晚間作了一個夢，作了一個這夢。在這個夢裏邊呢，覺得過了很久很久的一個時間；在夢裏做皇帝、夢裏又做官、夢裏邊又發財，種種的夢，在這個一晚間呢，做這個夢，就有一生這麼長的時間。

這華嚴經的道理，也就有這種的不可思議的這種道理，所以才又說「法門重疊」：這個華嚴經這個法門呢，重重無盡，無盡又重重，所以叫重疊。

「若雲起長空」：像什麼呢？就好像那個雲彩呀，雲彩，在呀，虛空裏邊，啊，這麼左一層，右一層的，雲起長空，這一塊雲過去了，那一塊雲又來了，這華嚴經的道理也是這樣子。

「萬行芬披(夕へ)」：這個萬行啊，就是六度萬行啊，芬披。「比華開錦上」：就好像啊，這花呀，上，再繡上花，錦上添花；這個錦呢，就是錦繡，本來這花呀，就好了，再加上啊，多一點花。可是啊，這個花呢，也是重重無盡的，所以說，比喻錦上添花。

在中國有這麼一句話，說啊，「錦上添花千個有，雪中送炭半個無」，錦上添花，好像作了總統了，又有人給送這個禮物，又有人給送那個禮物。這個總統的太太，想要一串呢，這個鑽石的頸鍊，這個即刻就有，不知有幾百人送，啊，這個也送一個，那個也送一個；本來她就要一個，啊，結果幾百個都收到了；但是啊，她不會對人講，說是，啊，我已經有一個了，我不要你這個；這就叫錦上添花。

雪中送炭半個無，那個在雪裏那個人呢，很冷的，冷的不得了，就是這個

人很貧寒的，啊，連個房子也沒有住，沒有房子住，住到什麼地方呢？住到雪地裏邊，就沒有人呢，給這個人去送一盆炭火去，叫他溫暖一下。

這個錦上添花本來是啊，這個世間的潮流啊，就是這種時代呀，來人都趨炎附勢，趨炎，啊，到這個他有熱的地方，他來了，跑到這個熱的地方；附勢，有勢力了，啊，他也去依附去。那麼但是這個在這華嚴經啊，用這個來比喻，比喻啊，這華嚴經的道理，就等於那個錦上添花一樣。